

再現演化痕跡

馬永鋒的藝術進化論

文 | 翁志娟 圖 | 站台·中國



枯枝、死樹、沙子、廢石、假山、流水、籠子、繩索、繪畫的人工背景等，它是動物園的一隅還是被遺棄的風景一角，這裡曾經生存著什麼樣的生物，是人、動物或者鳥類？巨大骨骼的化石在形成之前的遭遇為何？這些都是馬永鋒主題為「場景」作品裡的道具，他拍攝如謎一般的「物種起源」特定場景，作品完成後，裝置化的場景隨即被毀掉，只留下似乎存在過的痕跡。馬永鋒的個展「生成景觀」，由邵大衛 (David Thorp) 策劃，展出二件錄影作品、一件燈箱作品與十幅照片作品。

從 2002 年開始，馬永鋒創作了一系列和動物文化、人工環境和地理模型有關的錄影裝置和攝影作品，他研究了自然史、動物文化、古生物考古學等方面的知識，並通過對生物棲息地與考古現場再造、地理模型和自然史博物館陳列的長期觀察，來探討人和動物「身分」之間的關係。馬永鋒的作品經歷了 2002 年的單頻道裝置《漩渦》、2004 年的三頻道裝置《北京動物園》和 2005 年的《風暴模式》，這些作品與中國傳統的繪畫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北京動物園》是一件三頻道錄影裝置，它以電影的語言再現了人類所製造的動物文化和中國宋代繪畫的精神，從這些替代性的現實場景中，藝術家找到了一種非寫實的和諧感。

馬永鋒關注的重點在於物種，物種是

一個整體概念，它需要進化。物種的進化，連達爾文都解釋不清楚，比如銀杏葉多麼漂亮，人是解釋不清楚的。物種的觀念有人的價值在裡面。西方的價值觀是陳列的價值觀，他們的博物館非常理性，中國人價值觀是呈現為假山石、竹林的再造與人工虛擬的形式。在西方物種概念裡，藝術家找到一種身分和演化的關係，它涉及到身分的全都消失，包括動物、人。而在所謂的中國氣質裡，馬永鋒設法在其中找一個平衡點，將人的身分隱藏在背後。

杉本博司 (Hiroshi Sugimoto) 與貝歇爾夫婦 (Bernd & Hilla becher)，這些 1970 年代在紐約的前衛藝術家給予馬永鋒很深的影響，如杉本博司的用單鏡頭拍下整部電影的著名作品《劇院》的觀念；貝歇爾夫婦對水塔等工業建築的細緻紀實攝影，他們所表現出的冷靜而理性的態度，使馬永鋒大受裨益。影響他的還包括貝歇爾夫婦帶出來的一批藝術家，如魯夫 (Thomas Ruff)、史楚斯 (Thomas Struth)、葛斯基 (Andreas Gursky)、荷弗爾 (Candida Hofer) 等，荷弗爾作品具有非現實主義的感覺，流露出靜謐非常的感覺。德國藝術家德曼 (Thomas Demand) 學習建築出身，他的作品跨越了媒介的障礙，脫離了表現



上：馬永鋒《物種起源08》·127x500cm·2006·

下：馬永鋒《物種起源01》·120x20cm·2005·

靜物的框架，即「再媒介化」。此外還有費德曼 (Tom Friedman)，其作品通常用最廉價的材料完成，用紙作雕塑，如以紙板做成類似於建築模型的機場通道、電梯、立體高架橋，然後上色、打光用相機拍攝，之後把模型毀掉，只展出攝影。而最早用「再媒介化」來形容馬永鋒作品的人為荷蘭藝評家湯偉峰 (Thomas berghuis)。這個觀念運用在作品裡較為明顯的是他的近作《風暴模式》，過程為藝術家自己製作一個洪水的模型裝置，然後在工作室裡將使用燈光的變化和人工的閃電效果拍攝下來，再將錄影投射到牆上作為錄影裝置展出。這種「再媒介化」後的作品，馬永鋒又稱之為「裝置之後的裝置」，藉由此種再呈現的方式，馬永鋒與他所創造繼而毀之的自然一般，也遺留下他思考的片段痕跡。ART

生成景觀——馬永鋒個展

展地◎站台·中國·北京

展期◎10.28-12.09